

正月已过去，面灯记忆里

□董静



外甥女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，那是大姐蒸的一组面灯，两条龙活灵活现。久违了的家乡的味道，立刻勾起了我的思念，于是毫不犹豫地转发出去，来寄托浓浓思乡情。

让我惊讶的是，很多朋友称第一次看到这么别具特色的面灯，超可爱。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，一直在提出问题：蒸面灯是安徽北方的习俗？面灯是面粉做成的吗？这些灯最后怎么处理？可以吃吗？放到二月二那天面灯会不会放坏？

记忆中，小时候每年的正月十五，家家户户都要蒸面灯，面灯是用豆面和白面掺在一起做成的，据说这两种面做出来的面灯坚硬，蒸熟后能够保持造型不变。妈

妈手巧，会根据家人的属相用面捏出如鼠、牛、兔、猴、鸡、猪等，个个惟妙惟肖。面灯蒸熟后，在中间凹陷的地方倒上香油（麻油），再放上一根棉线搓成的灯芯，一个面灯就做好了。点亮面灯，我们七兄妹端着自己属相的面灯跟着大人屋前屋后转一圈，寓意是照亮家里，一年的日子红彤彤，亮堂堂，这是家乡传统的元宵风俗。清楚地记得，当年端着灯，香喷喷的麻油就在眼前飘呀飘，馋得我们这些小孩子会边走边掰面灯的边缘，偷偷蘸着油吃，那种美味可以和如今的大餐相媲美，至今让人回味无穷。

印象中，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。小哥的属相是鸡，每次妈妈都会在鸡的周围用面捏成一个个圆圆的小鸡蛋，表示以后多子多福，当时让我们其他属相的兄弟姐妹羡慕嫉妒得不得了。后来小哥生了两个儿子，到现在还要为两个孩子买房置业操心，我曾开玩笑说谁让你多吃多占呢。

面灯，很多南方的朋友没有见过，确实出乎我的意料。为了解答朋友们的疑惑，给大家一个准确的解释，也怕自己的一知半解误导了大家，于是我专门电话咨询远在济南大哥家95岁的老母亲。妈妈说，蒸灯除了做家人的属相灯外，三条龙灯是必做的，它们分别是钱龙、水龙和仓龙，每条龙都有说法，那就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家里有钱、有水、有存粮。三条龙要到二月二那天才能吃，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。

妈妈说：二月二，吃龙肉，喝龙汤，扒龙皮做衣裳。就是把龙灯切成薄片，如果龙灯干硬可以放在锅里蒸软再切，放些青菜、粉丝和油盐，再撒些黑胡椒粉，热热呼呼地喝上两碗龙汤，一年的精神气都有了。妈妈说，明年我去合肥，亲手教你做面灯，不管多少每年节日要做一些，传统的民俗要继承下来。我说妈妈您放心吧，不但我要学会，还要教会远在美国的女儿，让传统的面灯漂洋过海，发扬光大。

夜读兴味长

□程耀恺

每次读司空曙的“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”，一股浓浓暖意顷刻间向我飘来，与此同时，一幅《夜读图》缓缓展现于我的眼前，淋着细雨，踏着落叶，隔着竹帘，仿佛传来一位老者的声音：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，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，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，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。一一这声音，五十年前，听得亲切；三十年前，听得真切。而今的我，早就鬓已星星也，风来雨去，树木荣枯，只有一灯荧然，依旧照在《幽梦影》的书页上。

写《幽梦影》的张潮还说：有功夫读书谓之福，有力量济人谓之福，有学问著述谓之福，无非到耳谓之福，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在我，倘能享有读书之福，足矣。其余诸福，有之不多，无之不少。

辛苦遭逢此一生，退休之后，总算有了自己的书房。书房不大，堪称斗室。这斗室，门通客厅，案置南窗，文房四宝一应俱全，钟屏清供一件不备。这斗室，塞满中文、日文、俄文；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画册、书法、民俗、建筑、园林、养花、古董，外加杂志、辞书、地图集；线装、石印、毛边、精装、简装……说是山河表里，说是杂花生树，总之让可怜的书架不堪重负。于是索性依墙向上码放，尽管简陋，尽管将就，倒也一目了然。它们是我历年感情相邀过来的好友，让朋友日复一日屈尊落地而依墙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于是就挑出少许，放置案头，享此殊荣的，一是《诗经》，一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然而它们绝非一卷一轴那么简单，围绕此一“经”一“图”，注也疏也赏也析也，各有一片天地，我皆尊为师长，日一课，学而习之，不敢懈怠，好书不厌百回读，春风秋月等闲过，除夕一到，元日复又从开头开始。至若轻如鸿毛之册，艳若天仙之章，我则收归床头，睡前依枕，间关莺语之声，幽咽流泉之响，从书册里飘散

出来，这时候，或是夜阑风吹雨，或是庭院露华浓，而插架森森的书房，反倒显得有些寂寞。

虽说退休了，但白日里，除了太多的程序太多的规章之外，还有太多的琐屑，太多的意外，太多的烦恼，太多的不来之责，太多的不期而遇，太多的不可端倪，太多的不虞之变，时间被“太多”敲击得支离破碎，对我来说，白天不是读书时。然而，日之夕矣，牛羊下括，此刻，街车少了，市声小了，电话静了，争辩停了，尘埃落了，鸟不飞了，狗不叫了，我于暮色苍茫中，把自己交给夜晚交给青灯交给书籍。

我读书，有天天必读与天天随意之分。一“经”一“图”（《诗经》《清明上河图》）天天读，这是雷打不动的。随意读，则海阔鱼跃天高鸟飞。天天读，好比是主食。随意读，恰似酒与菜。我想浅尝辄止就浅尝辄止，想大快朵颐就大快朵颐。

“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，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生命流转。任何人，只要曾经隙中窥月，之后又曾庭中望月，年过花甲也好，年逾稀古也罢，你就能心安理得地在台上玩月。都说书能补气，书能丰神，这对老人来说，尤为重要。明人袁中郎在《与李宏甫书》中说：“幸床头有《焚书》一部，愁可以破颜，病可以健脾，昏可以醒目，甚得力。”即使做不到破颜、健脾、醒目，单是“玩月”，就足以让你心旷神怡。

有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跟我说：“一个村庄，到了夜晚，见不到一个老人在灯下读书，这个村庄就是个沉睡的村庄；一座城市，到了夜晚，没有万千老人灯下读书，这座城市就是没有树的沙漠。”我说：那好啊，你与我，就当那株黄叶树，当一株会读书的树吧。

寻春

□施光华

“夏天不热秋天热，冬天不冷春天冷”，这是我这个虚度几十年光阴的老者对合肥地区气候的总结。其实夏天不是不热，只是没有秋天的热烈；冬天不是不冷，只是春天比冬天更阴更冷。

小时候我就听到这样的谚语：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河边看柳，七九八九耕牛遍地走。”这都七九开始了，天气咋还这样呢？当然，中国地大物博，四季交替时间也不尽相同，但2月3日立春至今也有几十天了，怎么还不见春的动静呢？雨花塘公园，四周是水，岸上是树，水和树一眼望不到边。它像一串美丽的项链，将稻香楼宾馆打扮得更加靓丽多彩。这里是我与众多钓友经常聚会的地方，于是乎，几天来，我就在这里极力寻找着春的踪影和信息。然而，结果是希望渺茫。

故我想说，春天只是一个可爱的名词，自古以来人们都在赞美它，歌颂它，希望它长驻人间，尤其是诗人和词客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试问，当今雨雪霏霏，北风阵阵，与严冬何异？莫说现在，即使过了“惊蛰”，春将半了，也会感觉寒意袭人啊，三月还有桃花雪呢。乍暖还寒，暖起来可令人忆起西瓜，可寒起来怀里还想搂个暖宝，这春天啊，只教我们愁寒、愁暖、愁风、愁雨。正是“三分春色二分愁，更一分风雨！”

前几天，我不听妻子一再规劝，按部就班到附近一所大学校园内晨练。这不，中午一觉醒来发现两眼被冷冽的晨风扫得血红，且红得吓人！不凑巧晚上有人请我吃饭，实在推辞不了贸然登门，主人哇地一声惊呼咋这熊样？我忙解释：莫怕，既不发热又不发烧，况禽流感非这等模样，只是偶遇寒风侵扰而已，大可放心。

那么春到底在哪儿呢？有的说：“春在卖花声里”，有的说：“春在梨花”，有的说：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总之觅不着看不到，只是在人们美好的幻想中。其实要我说，合肥地区真正的春天，恐怕要从暮春才能领略到。那时冬天的肆虐方能正式结束，冬季的挽歌才能渐行渐远，大约油菜花开三月底四月初吧。

眼前的倒春寒，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合肥地区的阴冷。季节的更迭，倏来忽去地左右世人，悲喜缠绵。我们一次次地点燃希望，渴望温暖，祈盼阳光，盼望精彩，但一次次被寒冷、烟雾、迷幻所扑灭。但反过来一想，这季节的轮替，本来就如此，也算正常。只不过，人的内心存在狂燥和虚妄。它告诫人们一个公平法则：有得有失，有喜有悲，世间万事万物万景皆在轮回中。

可我坚信：冬末的惬意，再绚丽也是冬季，今朝再弥漫再虚妄，也已是春天。倒春寒再肆虐，终究又能持续多久呢？春天的温暖，就在明天。

